

彪哥说,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这几年农村医疗保险逐渐普及,最近又消除了城乡户口差别。那么我想,将会有更多进城干活的乡下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一张“身份证通行证”的角色

□ 佚名 卖花先生的屈辱仿佛印在了我的心里,吞不下,也吐不出来。

平家瞳的彪哥

强壮的张彪,50来岁,是北京朝阳门某大厦物业公司的保安队长,新的奋斗目标是买一辆SUV。我见面叫他彪哥。彪哥也有他关于尊严的故事,这个故事稍稍解开了一点点压在我心里多年的心结。

彪哥当年是徐辛庄里响当当的“农村经纪人”,他的工作是帮农民找到收购农产品的二道贩子,二道贩子和农民达成交易后,会给“经纪人”一点佣金。彪哥是一个有责任心的“经纪人”,他不仅为了自己赚钱,也为乡亲们能把收成卖个好价钱,为了不让乡亲们辛苦劳作的收成烂在地里。

一到收成要下来的时候,彪哥就去城里找二道贩子,丰收的年景,是最让他头痛的时候。

为了能够把大丰收的农产品推销出去,他自己印制了“名片”,到城里,见人就问,

老板,您收西瓜吗,我们有两万斤西瓜;老板,

您收水果吗,我们村有的是最甜的草莓……

彪哥递出去的名片“老板”们瞧都不瞧上一眼,一天下来彪哥嗓子哑了,脚也走出了泡。

中午累了饿了,想去餐馆吃点东西吹吹空调,餐馆都把他当成乞丐,不让他进门。

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感慨万千,彪哥说:

“当年在城里推销农产品,处处遭人白眼,感觉像乞丐一样,一点尊严都没有。”“尊严”这个词深深地触动了我。我问彪哥:“为什么不改行做别的?”彪哥却说村子里总得有这么个人吧,我做“经纪人”不坑自己的乡亲,要是换了外人,乡亲们更吃亏了。

其实,彪哥和当年的卖花先生一样,不偷不抢却不能体面地吃饭。

然而,在听彪哥谈起当年的经历时,我在他脸上看不到丝毫愧悔,反而看到了男人的担当与骄傲。

我突然明白过来,卖花先生放下自己的尊严,

不也是为了担起对父母妻儿的那份责任吗?

当年卖花先生和妻子僵在地铁站里的一幕,

再次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似乎漏掉了什么——妻子一动不动,深深地低着头,却又紧紧地拉着卖花先生的胳膊,我仿佛明白了:妻子低着头,是不忍心看到丈夫受委屈,

因为她懂丈夫的尊严和无奈;紧紧拉着丈夫的胳膊,坚定地站在他身后,是想告诉丈夫,

他始终是她心里伟岸的山。

彪哥说,前几年取消了农业税、这几年农村医疗保险的逐渐普及,最近又消除了城乡户口差别。

好事接连不断……那么将会有更多进城干活的乡下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眼前的这一幕,让我突然有种被噎到的感觉。也许是因为害怕,他已顾不得疼痛和尊严了。而一通拳脚过后,城管的警报也解除了,面对着身边各种异样的眼神,满脸屈辱的卖花先生和身后始终都低着头的女人僵在原地,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赵春青 画

“户口”杂谈

□ 何申

我17岁的那年隆冬,自己一个人走进位于天津市五大道的民园派出所,去销户口。民园是地名,民园体育场在上世纪足球甲A年代是天津泰达队的主场。早年这里是英租界,环境非常好,至今,仍是天津市最金贵的区域,全部是小洋楼,保持着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风貌。我从小住在这里,并没有太多的感觉,一旦要离开,就有些舍不得了。

非常有利索!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警察叔叔很厉害,小孩哭,大人说警察来了,哭声立止。我从来办事没如此痛快过,人家也不多问,接过就办,几分钟后,原来那种黄色纸皮户口本上,在我那一栏上,已写上“迁出”并盖章,另一张纸是户口迁出证明信,单独交给我。就这一张薄纸,分量沉重,一家人,从此两分离。

走出派出所,哑然失笑,好厉害的衙门口,真乃人“派出”之所。望着熟悉的街道,我无语,偌大的城市,从此再无我立足之地了……

中国的户籍制度,最早主要是为了征收税赋,后来变化内容繁多,更重要的功能变成

了把人管住,待在一个地方“不许动”,到现代,尤其不允许人们从乡下往城里移动。

此事复杂,非一句两句话能说清。

但到了上世纪50年代后,众所周知的是:

户口一命根,

如影随形,

如枷如锁,

伴人一生,

不服不行。

黎民难逾雷池一步,

生存繁衍亦由它定夺七分,

而非三分。

比如当时动员你上山下乡,

关键结点就是销户口。

户口一销,

就无人搭理,

你走也得走,

不走也得走。

因为,从此你没有口粮,

也不可能找到工作,

往下,更谈不上在城市里搞对象成家等等……

那时户籍制度对农民尤为不公。

同为公民,

农民还要缴公粮出义务工,

但得到的社会福利,

却远不及城市人。

而若想从农业人口转为非农业,

说登天,一点也不为过。

我的户口从城里人

变成了某县某公社某大队的社员后,

历时5年,

有幸去上学,

户口到了学校,自己则见不到。

毕业

有了工作,

户口又入在单位,

单位在城郊乡

镇,又为乡镇居民。

直到1978年底我结婚成家,

有幸拿了那一页纸,

在热河老城一派出所上了

户口,

才成了承德市市民。

想一想,得到这安身

之感,其间竟历时10年。我还是运气好的,多少人销了户口后,就再无转入城市的机会。

中国的改革走了30多年,终于在户籍管

理上有了重大的变化。

其实,人民对此期望由

来已久。

1978年《光明日报》副刊发表小说

《调动》,

轰动一时,写的就是两地分居的夫妇

为工作调动和户口迁移历尽艰辛。

可是此事关系重大,

直至今日才有突破。

这既表明了

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

又表明当下经济发展

有了承受能力,

同时我们也有

面对户籍改

革后形势的自信力。

一个简单的例子就是:

中小学生会大量增加,

城市必须让学生有学可

上书可读,

前一阶段小学每班八九十人的

情况,说明准备不足的问题是存在的。

我认为,户籍改革又绝非只是单行线,

只是扩大城镇人口,

而应该是双向的有进有出。

城门大开,为的

“有人要进城,也有人要

出城”。

如今不少农民进城,

农村房舍空闲,

城里人想来农村“住”,

可有些事政策又不允

许,于是大家就只能挤在城里买高了房

价,争抢吸雾霾空气。

我想,这种情况会在今后的

改革中得到关注并有所突破。

但眼下,我们

还是先为打破城乡“二元化”欢呼吧!

□ 马艳芸

在这个文学的题材愈渐趋向于多元化的时代,我们日益挑剔的感官也将融入这多层次的文字游戏,以至于那些另辟蹊径,首先从概念上突破众人思维的小说至今仍活跃在文学舞台上。

说起我们爱看的《吸血鬼日记》、《暮光之城》等影视作品,都是由小说改编而成的。追溯起来,其实吸血鬼类型的小说早在七八十年代便流行于美国,作为一种在西方传统文化的邪恶精灵,这类文学题材一开始出现的时候,并不受人们的热捧,不少人将其等同于一般的恐怖小说而鲜有人研究。而随着文化研究的兴起,吸血鬼类型的小说则逐渐跳脱了纯粹的幻想文学、恐怖小说的束缚,渐渐受到人们的喜爱。早的不说,我仍记得当时《暮光之城》那些电影一出来的时候,绝对是引爆大家畅所欲言的共同话题。

对于魔法类小说,其与吸血鬼类型小说颇有些相似之处,即都是由幻想编造出的人物故事,但魔法类相较于其不同的是设定的虚构人物不仅仅拘泥于吸血鬼这一种,其大可天马行空,为所欲为地尽情发挥着想象力,而不用别想着心灵的宁静了,脑子里空空荡荡最好。

故事也不知道真假,至少北京爷们不是他的主事那样,不过博士的意思我明白,是有不少人在正式场合让别人刮目相看,也许是欲望驱使和利益关系,人们不得不把自己包裹起来,等到习惯没了,没有利益冲突也会很自然地戴上面具,说不定我也是如此,才有了不分场合的沉默,只是不自知而已。

记得年轻的时候我时常因为大意而错过了很多好书,那时候我常常在书架上看到一些关于吸血鬼的书,但并不觉得它们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觉得它们很神秘,很吸引人,于是就忍不住去翻阅了。

前些日子去教授那里找了几本学报,本来以为可以和阁楼里胡思乱想的专家叙述琐事、聊聊天时间,结果是冷冷清清的一问一答,一点热闹也没有,实在是没有意思,还是散了罢。

老实说,我一直认为口是心非不利于心理健康,也看到一些长期如是的家伙变得面目全非,所以到现在还在坚持不残害自己,一些时候还很想把内心深处恶俗卑鄙的念头泄出来,但一直做不好,遇到说实话可能会伤害自己的时候,自私的我也学会了咬着牙不说,实在不行就用实话哄人,特别是“赌博”的时候。

渐渐地,昔日餐桌上的海阔天空成了模糊的记忆,貌似“倾听着”的目光长在了我脸上。

不过话说回来了,坦荡心灵的宁静还是很诱惑人的,只是想在人前都戴着面具的人不利己,还是小心谨慎一点好。至于心灵的慰藉,想起来的时候还可以到书里去漫游。看书不免感怀,位卑难免“忧国”什么的,匹夫之志是没有了,但想多了还是容易疲劳,在这种时候,就发发愣,希冀禅定,在身心都寂静的夜空下,找寻一丝空空荡荡的时间。

常如的舞姿

□ 丁贤玉

常如不是本地人,大饥荒的时候,拖家带口挑箩筐担从北方流落到我们村。我们村边有个湖,湖里杂七杂八的东西多,起早歇晚,划一个小木盆,随便捞上个把时辰,就够一家人对付好几天。

不久,饥荒也过去了,年成好起来,村里除了水稻外,还有一些旱作物,常见的是小麦,小麦磨了粉,发粑,做手擀面,拉疙瘩汤,都是上好的美味。突然有一天,我们村里的晒场边又筑起一个大屋,是做面坊用的。原来,常如会扯挂面。扯挂面,天气很重要,那时,常如站在面坊屋檐下,背手仰面,观天象,大多在阴天,天上的云团厚厚的,经久不散,常如的脸也如天空般阴沉沉地似要下雨了。初时,队长走过来,看一会儿,说,这么长时间了,还想老家呀?常如不应,转身进了面坊,看他的面盆,面粉早就发好了,只等天晴上架好扯面。队长省

倒是有种放任自我的趣味夹杂其中,但就凭本质而言,我觉得魔法类的小说本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小说体裁,但我们不能偏颇地去理解在这里的“不负责任”这一说。它的定义只是给了小说作者一个尽情发挥脑细胞、展示其与众不同的机会,而不用再去局限于一些现实中条条框框的样板式格局。

但不得不说,这种类型的小说的追捧者广泛是青少年,尤其是男孩子们。像《哈利·波特》、《指环王》等无疑成为这类题材的代表作。

谈到后期大热的穿越文,或许很多人脑海中都会不知不觉地浮现出电视剧《宫》的场景来。是的,《宫》的确是由于小说改编而来,这类小说改编为影视作品的例子也已数不胜数了。但是它的大热似乎也意外地带动了网络上穿越文的大量涌现,很多爱看小说的朋友或许都会对

此有所印象,几乎那段时期各大文学网站真的就是铺天盖地地清一色穿越文,简直让人看到想吐,而现在,其身影仍活跃在版面上。

说实话,我很佩服这种创意,且不说作者到底是架空历史还是对主角穿越到的年代了解的到底有多少,光是这种不走寻常路的思维就足以让读者眼前一亮。但个人认为,写好此文还是有些难度的,首先要熟稔地掌握历史,就算写空空,好歹一些基本的情节不能错乱吧,否则会贻笑大方了。

小说的时代还在上演,其多元化的覆盖力也已不再是是我们所能一一叙述的。从吸血鬼到如今各式各样的穿越,这样推陈出新的小说题材都足以吸引我们凝聚的目光,而下一步,或许小说作家们也将打开一个新的纪元,掀起又一股崭新的浪潮。